# 流星

.

杨正德——故事主角。由於被流星（陨石？）击中头部，导致灵魂可以任意脱离身体。

杨惠欣——主角的姊姊。大学毕业后考取公职，身高１６５㎝，有着令人羨慕白嫩可爱的脸蛋跟美好的胴体，

正德对姊姊有种近似崇拜的喜爱。

林秀芬——主角的妈妈。多年前因先生外遇离婚，现在在保险公司跑业务。

年轻时长得非常漂亮，虽然年纪已经４５岁了，清秀的脸庞伴随着些微岁月的痕迹，但维持得还不错的身材，

跑业务的时候让事情总是十分顺利。

＝＝＝＝＝＝＝＝＝＝＝＝＝＝＝＝＝＝＝＝＝＝＝＝＝＝＝＝＝＝＝＝＝＝＝

第一章

＊＊＊＊＊＊＊＊＊＊＊＊＊＊＊＊＊＊＊＊＊＊＊＊＊＊＊＊＊＊＊＊＊＊＊

前言：

世上有许多千奇百怪的事，人都大多抱持着眼见为凭的态度，但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呢？当不同于一般人，

人的行为想法将有什么改变呢？

＊＊＊＊＊＊＊＊＊＊＊＊＊＊＊＊＊＊＊＊＊＊＊＊＊＊＊＊＊＊＊＊＊＊＊

「人类的科技文明成就今天又向前跨了一大步，为了研究慧星的构成物质，近日成功的将人造卫星『撞击号‘

撞上慧星，根据美国ＮＡＳＡ太空总署发言人表示……」

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新闻：「人类真是无所不能，连在天上飞的星星也都可以摘到。」

忘了自我介绍，我叫杨正德，由于放暑假刚从学校宿舍搬回家住。我们家是单亲家庭，家中除了母亲，还有一

个姊姊。

姊姊叫杨惠欣，在学校时成绩就很优秀，大学一毕业就去参加高普考，现在已经考上是个准公务人员了。

好成绩背后当然有所付出，每当同学们去联谊交游，姊姊总是默默的窝在书桌前。

也因为如此，虽然姊姊有着白晰可爱脸蛋，１６５身高加上一副凹凸有致的好身材，丰满的胸前令人垂涎欲滴，

但知道我姊姊的人却很少，追求者也是寥寥可数。

付了饭钱，走在回家路上，一如往常的，没有人会注意我，也没有美眉来向我搭讪要电话，我只是个普通的年

轻人。

「热死了，还是回家好了……」我伸手出来遮太阳，突然之间「啪！」的一声，有股水流从我头顶流下来，还

是温热的。我伸手去擦了擦，赫然发现是我自己的血！

看着满手都是血，我的耳朵旁边嗡嗡作响。

头好晕啊……好多人围过来……他们在说什么呢……不要再讲话了，你们吵到我睡觉……妈的，安静点……好

累……好想睡……

……

「从Ｘ光片上来看，患者的头部被一个高速坚硬的小石块击中，导致大量出血，还好脑部没有什么严重的损伤，

输血之后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有一点麻烦是，那小石块目前还留在脑内，由于位置太深入取出十分困难，目前

也只能再做进一步观察……」

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医生正在跟妈妈聊些什么，坐在床旁边的姊姊发现我醒了，赶紧叫医生过来看。

医生问了我一些什么问题，有没有恶心呕吐的感觉，我叫什么名字，１＋１等于多少之类的问题，一旁的护士

也帮我做了一些检查，检查结果身体都很正常。

观察三天后，医生拆掉了我头上的绷带让我出院了，这次「飞来横祸」虽然没有让我变成痴呆或植物人，也在

头上留下了一个凹下去的小坑巴，我用头发把他遮住了。

担心会有后遗症，医生叫我一个月后再来医院检查。

回到家后九点多了，妈妈叫我早点休息，吃完药躺在床上，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我飘浮在房间的空气中，感觉好轻松好舒服，在梦里我甚至可以凭自己的意思移动着。穿过房间门到了

客厅，妈妈正在吃水果，看电视节目《超级大富翁》，这个梦好真实……我甚至可以听到电视里传来的笑声。

当我想飞到外面去看看，却发现快到了门口还有一段距离之后就过不去了，真奇怪？好吧，既然不能出去，到

姊姊的房间去瞧瞧。

跟刚才情况一样，我轻易的穿透了姊姊的房门，却没看到姊姊的人影，正在纳闷着赫然发现原来姊姊正在浴室

洗澡，这让我感觉兴奋。

国中之后，我一直梦想着看看女孩子的身体是长什么样子，尤其是姊姊的身体更是让我好几次作为性幻想的对

象，我对姊姊一直有种近似崇拜的喜欢，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实现「梦」想了。

虽然知道偷窥姊姊这是不对的，不过换个角度想想，反正是梦而已，做做春梦又不犯法。很快的我穿越了浴室

的门，姊姊刚把裙子放到洗衣篮里准备要脱胸罩。

姊姊的手伸到背后，解开了胸罩的扣子（原来胸罩有扣子在后面），当白细柔软的乳房弹出来的时候，那真是

历史性的一刻！原来女孩子的胸部是长这样子的啊，我除了兴奋之外还有股感动。

姊姊的胸型很漂亮，目测大概有Ｃ还是Ｄ吧，娇嫩的乳蕾呈现很可爱的粉红色，因为离开衣服的凉意微微硬起，

随着姊姊的动作乳房轻轻晃动着。

手指头勾着内裤，一个顺利的动作脱了下来，现实中不可能看到的神秘地带呈现在我眼前，这个梦太真实了。

姊姊的阴毛并不浓密，却也不显得稀疏，凸起的三角地带显的有点可爱。

女生洗头其实并不怎么撩人，不像广告洗发精般柔柔亮亮甩来甩去，就是很普通那样洗头。

洗完头之后开始洗身体了，纤细的双手将沐浴乳从颈部涂抹到胸前，细长的手指在乳房上按摩搓揉一番，接着

往下探去，用手仔细清洗着自己的私处。

我觉得身体的血液沸腾，想冲上去抱住姊姊，突然之间眼前的景物一变，我的脚实实在在的踏在地上，我发觉

身在浴室里面。姊姊呢？我试探性的叫了声：「姊姊？」浴室回荡着声音，回应我的是一阵寂静。

果然是一场梦啊……等一下！我的声音怎么又高又细？这时候我从镜子里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姊姊——杨惠欣。

这代表……？我伸出手扭自己的脸，镜子里的姊姊也做出同样的动作。会痛！这不是梦。

我变成姊姊了！或者更正确的来说，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我附身到姊姊身上了。我的灵魂在姊姊的身体里，

那姊姊的灵魂呢？

一时之间我心慌了，脑袋里一片空白，对于发生我身上的事情感到害怕。

「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面对着姊姊美好的胴体，却只想赶快逃离这一切，要怎么离开姊姊的身体呢？

正当我满脑子都是离开姊姊身体的这个想法，突然有股力量，就像只无形的手从前面推了我一把，我向后弹了

出去，身体又浮在空中了。我看到姊姊倒卧在浴室的地板上，缓缓的撑起身子，睁开眼睛。

对于为什么自己会躺在地板上显得有点不知所以，转头东张西望了一会。

突然姊姊的眼光朝向我的方向，我很紧张，想赶快脱离这个尴尬的情况。赶快道歉吧！「对不起，姊姊，我不

是故意要偷看你的。」

可是她似乎看不到我，自顾自的把身上的泡沫冲洗掉。这根本不是什么梦！

我的灵魂竟然离开我的身体了，难道我已经死了吗？

我很快的穿越了浴室的门，想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回到房间，看到自己的身体还是好端端的躺在床上，不顾一

切的就往肉体移动过去，一阵刚睡醒的困意朝我袭来，我困难的睁开眼睛。

晚上快十一点了，我才睡了一个多小时吗？由于药的副作用让我觉得十分疲惫，跟刚刚灵魂漂浮的感觉完全不

一样，那感觉好轻松好愉快。

从床上起来，我感到喉咙有些干渴，想下楼喝杯水。走出房间看到姊姊刚从浴室走出来，好香。果然刚出浴的

女生最吸引人了，更何况还是个美人呢！

「姊，你刚有没有觉得什么怪怪的？」我试探性的问了问。

「没有啊，你是说什么怪怪的？」姊姊的表情一脸疑惑。

「就是……刚刚好像有地震，你有感觉到吗？」怕露出马脚，我赶紧乱扯些东西。

「大概是你作梦了吧，呵呵！」姊姊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

「这样啊，我下楼喝杯水，早点睡啊！」

「你也早点睡啊，你这病人老爱让人担心。」

刚刚真的是做梦吗？

到了楼下，老妈在看电视新闻。

「晚间整点新闻，你好。总统府接获通知，美国ＮＡＳＡ太空总署发言人表示，慧星冲击后碎片预测大部分将

落在亚洲地区，届时山区民众很可能有机会看到流星雨。」

「妈，你刚在看《超级大富翁》喔？」我问。

「对啊，刚有一个人差一点就拿到一百万，结果他CALLOUT 给他的女朋友，他女朋友不知道答案，一百万就没

了，有够可惜。阿德，你要吃水果么？不吃我要收了。」

「不要了，我下来喝水而已。」看来果然不是梦，灵魂真的曾经离开我身体过，才会看到客厅的情况。我抓抓

头，手指头抠到头上的疤痕。难道是因为那个伤的关系吗？

回到床上，我回想着刚才的情况。有件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竟然可以灵魂脱离甚至附到别人身上！「

这是老天给我的礼物。」

我感觉像超人一样有了神奇的力量，想到以后可以做很多以前没想过的事了，我爽到在床上打滚，睡意全没了。

不过我得先练习使用我的能力，但是要怎么脱离灵魂呢？我想着：「离开身体……飞啊……脱离……出去……

离开……」什么都有没发生，不应该是这样的啊！

我更用力的幻想着，结果还是一样，还是好端端的躺在床上。就当我决定要放弃的时候，意念一放松下来，觉

得一阵轻松，我看到了自己躺在床上的样子。

看样子要放轻松心无旁骛，才能成功脱离啊！

我又回到了我的身体，尝试着再次脱离。第二次由于掌握到诀窍，不到几秒钟就离开了身体。又练习几次之后，

我已经可以很顺利的灵魂脱离了。

离开身体的感觉好自由，我在家里面穿来穿去，可是似乎有个范围，就像之前一样，如果距离身体太远就无法

到达，这点倒是要注意。

「看来我已经很习惯当个鬼了。」我开玩笑的想着。

我想到刚刚在浴室还没完成的事情，嘻嘻，姊姊我来找你喽！来到姊姊的房间，她正在上网看信。我飞到姊姊

的耳朵边轻轻叫着：「姊……你的身体让我来好好探索吧！」

她没听见，呵呵，说完我就附到她的身上去了。从旁观者变成第一人称的感觉真的很奇妙，不知道我控制姊姊

的时候他有没有知觉。看了看姊姊的信箱，除了一些广告信跟朋友寄来的网路文章就没有别的了，真是无趣。

我离开了电脑桌，现在是大人时间。姊姊的房间有一个大衣橱，衣橱里放了许多的衣服，不过都以朴素保守为

主，唉。旁边放了一个大的落地镜，我可以透过镜子看到全身。

在镜子前面，我控制着姊姊的身体，这让我高兴了起来。姊姊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衣，睡衣里面没有穿内衣，

我拉开领口低头往下瞧，是货真价实的Ｃ罩杯的乳房，圆圆软软的很漂亮的形状。

原本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现在是我的了。哈哈哈！

我贪婪的搓揉姊姊丰满的美胸，隔着衣服的触感觉得好特别，乳头慢慢的硬立起来。姊姊的胸部很柔软，却很

有弹性，跟之前的女朋友摸起来软趴趴的感觉不大一样。原来姊姊有这种好东西啊。

镜子里映照出我的动作，姊姊的表情显的很靡淫，我想要是我用自己的脸做出那样的表情一定恶心死了，果然

美女就是不一样。

「姊姊……姊姊……欣……」嘴里喊着姊姊的名字，甜美的声音让我更加兴奋。

我用手指沾了点口水，轻轻在蓓蕾上画着圈圈，酥麻的感觉传遍全身。

让我轻轻抖了一下，接着更用力的按摩着柔嫩的胸部。我感觉到全身火热，控制着姊姊的纤手慢慢往下移，隔

着内裤轻轻搓揉着阴蒂。内裤早已经湿得一塌糊涂，女生的身体真是敏感。

脱掉了睡衣，身上只剩一件白色的内裤，是不怎么吸引人的样式，叹了一口气。接着我又把内裤给脱了下来，

一副雪白无瑕的肉体暴露在我眼前。由于流了一身香汗，乳蕾接触到冷空气骄傲的高高挺起。

我拉了张椅子到镜子前，双脚向两旁张开，我决定要好好观察姊姊诱人的蜜穴。两只手指夹着充血发红的小阴

蒂不停的搓揉，好舒服，舒服的快死掉了。

淫水从小穴里蔓延出来流到椅子上，是个名器。姊姊的脸映在镜子上，红通通的像个苹果似的，看起来十分可

口。

我老实不客气的将手指探到她湿泞不堪的阴道里，感觉湿湿热热的有点皱褶感。在深入的过程中，手指接触到

一层膜，应该就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处女膜」

了吧！抽出手指，小穴马上就充满空虚的感觉。

我含着充满蜜液的手指吸吮，姊姊的味道让人爱不释口。

这次我一次伸进了两根手指头，有点窄，可是却也很舒服，淫水一个劲儿地流。我开始浅浅的抽插，一边抽插

着，一边搓揉那可怜的小豆豆，随着手指的动作，快感越来越强烈，不久之后我就高潮了。

「啊啊……啊！！！……」女孩子的高潮很强烈，全身像触电一样发抖。但我手指并没有停止动作，仍然继续

的挑逗着自己的身体，处在持续高潮状态。

过不久觉得撑不下去了，有种快要升天的感觉，才停止动作，手脚早已经瘫软无力了，抬头看镜子里的姊姊脸

红红的大口喘着气，迷离的眼神似乎在称赞我做得很好。

休息了几分钟之后觉得好点了，我拖着高潮后疲累的身体到浴室里又冲了个澡，仔细抚摸姊姊肉体的每个部位，

再换上了睡衣内裤回到了房间。

脱离了姊姊的身体，我变成了灵魂，看到姊姊似乎对自己的身体觉得有些奇怪，但因为高潮之后的疲倦，没有

想太多就关灯睡觉了。

我也回到了自己身体，结束我第一次用女生生体自慰的有趣经验。

前言：

要是自己头部以下的身体，产生了自己的意识会自己动作着，或者被别人操纵着，完全不听从自己大脑的指挥，

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催眠或许能做到这样吧？

虽然是以诱导为主，但似乎也能做到类似的事情。如果真的被控制，与其清醒着倒不如失去知觉会比较好受一

点。

＊＊＊＊＊＊＊＊＊＊＊＊＊＊＊＊＊＊＊＊＊＊＊＊＊＊＊＊＊＊＊＊＊＊＊

在那第一次特别经验之后，我连着好几个晚上都附身到姊姊身上，享受女孩子的快感。我很喜欢待在姊姊的肉

体里面，做一些日常的事情，像是看电视、上网、看书什么的。

对于我侵占她的身体的这段期间，姊姊的大脑似乎会自己创造一段虚构的记忆来弥补这段空缺的时间。

我曾思考过这种能力不方便的地方，离开身体的灵魂有距离限制，也就是说当我想灵魂脱离时，总不能带张床

在身边。

更麻烦的是，当外在环境有事故发生的时候，身体处在昏睡情况下，没有办法立即的动作，意思是我不能在外

头任意使用这能力。我必须对我的能力作些改进。

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开始了对自己尚未开发的能力深入去探索。这几天我推掉了许多朋友的邀约，也不再

往姊姊「身上」跑，专心在精进自己的能力上面。

现在只知道可以做到灵魂脱离，那我还能做些其他事情吗？

像是电影漫画里演的各式各样超能力，我办得到吗？

我开始尝试着。就像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如预期的遭遇了多次的失败，我想现在的心情就跟他两兄弟一样，一

次一次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我没有办法凭空发火发电，没有办法消失在镜子前，没有办法用手去握碎石块，也不能学超人般飞在空中，这

让我觉得有些心灰意冷。我甚至有了放弃的念头。

晚上，心情觉得有点闷，我又再次进入的惠欣姊姊的身体里。当我一边吃着饼干一边看电视，不小心手一滑，

将饼干掉到地上碎成好几块。

「啊！饼干掉到地上会长蚂蚁的……」姊姊的声音还是那么动人甜美，我正准备拿起房间的扫帚想把饼干碎片

扫起来，这时候突然灵光一现！

我出神的看着饼干碎片想着……世界上的物质都是由更小的成份所组成，那我的灵魂是不是能像饼干一样，可

以切成好几部份？但是分裂后的灵魂，会是怎样子呢？可以回复成原来的一个个体吗？

要是不行的话那不就是所谓的魂飞魄散了。虽然有点担心，不管怎样，我决定实验我的新想法。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听到隔壁姊姊的声音：「啊！怎么把饼干掉到地上去了，会长蚂蚁啊！」呵呵，真是抱

歉。不过不管她了。我开始了分裂自己灵魂的练习，心里直觉得紧张，深怕有什么闪失。

我先想像着灵魂分裂成了两个，我发觉原来灵魂的形状会随着自己的想法而改变，很顺利的灵魂照我的意思分

裂成了两个。两个灵魂都有我的意识，就像左手跟右手一样，没有什么不协调。

两个灵魂，依照我所希望的方式活动着，一边变大之后一边就会变小，然后又合起来成了一个完整的灵魂。我

又分裂成大小两个灵魂，大的回到身上，身体醒了过来，看到眼前的小块的灵魂，然后再把小的灵魂慢慢一点一点

收回来。

我成长了！藉由懂得如何控制灵魂的量，我体验到肉体的精神跟灵魂含量有关，灵魂越多留在身体里则精神会

越好。这样我就能在肉身保持清醒的情况下，利用剩余的灵魂来移动。

我张开口，缓缓把一部份灵魂释放出去，操纵着小灵魂的移动，穿过门到楼下去，我可以非常清楚感觉得灵魂

部份的所见所闻。

来到了楼下，客厅里空无一人，难道妈妈不在家吗？我好奇的来到妈妈的房间，发现原来妈妈正在看财务报表，

就决定借用妈妈的身体，来试试看部份灵魂的能力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吧！

我附进妈妈的身体里，这个全部灵魂附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虽然好像不能完全的控制住妈妈的意识，但操纵

妈妈的行动绰绰有余。

透过小灵魂传回来的讯息，妈妈本身的意识昏昏沉沉的，并不很清楚。我让妈妈站起身来走上２楼，站在我房

门外敲门。

「扣！扣！扣！」

「是谁啊？进来吧。」我明知故问进行着游戏。

「阿德你在休息啊？」这当然也是我让妈妈说出来的。

「对啊！妈找我有什么事？」

「妈只是想问你最近手头怎么样，妈给你零用钱。」妈妈从钱包拿出三张千元大钞交给我。

「谢谢妈。」我心里窃笑着，哈哈哈哈！

「那你好好休息，妈不吵你了。」

「妈，等一下。」

妈妈就这样直挺挺的站在我床边，怎么可能让这好玩的游戏就这样结束？我操纵着妈的手，轻轻抚摸我的头。

妈妈的手好温暖，感觉像回到小时候在妈妈的怀抱里一样。

我决定重温旧梦，我让妈妈在床边坐下，把我的头枕在妈妈的大腿上，偷偷闻着妈妈秘密的地方。妈妈就像毫

不介意似的，继续温暖微笑着抚摸我的头发。

小时候的记忆顿时回现我脑海，我突然好想尝尝妈妈的奶汁，那被遗忘的味道。

妈妈的手细细长长的，手背有些皱纹，随着手指的动作一颗颗解开了白色短衬衫的扣子。敞开衬衫里面穿着一

件亮紫色的胸罩，是属于成熟女性穿的样式。

接着我让妈妈停止了动作，「妈，我来帮你。」

我想自己动手解开胸罩的扣子，伸手绕到妈妈的背后摸了老半天，却没找到类似钩子或扣子之类的东西。我从

部份灵魂中探索了妈妈的记忆，原来这是件前扣式的胸罩，我很轻易的解开了。

胸罩应声从中间向两侧滑落，露出妈妈丰满肥美的乳房。

妈妈的乳房很大，形状也很普通；因为年纪大的关系，没有姊姊的那么有弹性。深咖啡色的乳头旁边有一圈十

元硬币大的乳晕，但是一点都没有降低我的兴致，我很快的贴上嘴巴吸着乳头。

我并没有吸到乳汁，取而代之的有股浓浓的奶香味，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妈妈的味道。

我顽皮地用舌头来回的舔着，或者用牙齿去咬，妈妈的身体有了些反应，微微的颤抖着好像很享受这种感觉。

我左右边交换着舔咬，直到两边的乳蕾都被我咬得尖挺发硬才停止。

突然我伸出手指用力捏乳头，妈妈的身体大动作的跳了一下，受到很大的刺激，看着妈妈的反应我觉得好玩极

了。

我坐起身来，拉开裤子的拉链跟内裤，雄赳赳的肉棒骄傲的挺立着。看着身旁的妈妈我犹豫了，真的要这样做

吗？我跟前任女友曾经到三垒，我们会互相替对方口交，但在我犹豫要不要再进一步时，女朋友就跟学长跑了。

后来听朋友说不到一个礼拜就跟学长上床，我伤心欲绝好一阵子。而这几年没有女友的生活，我只能靠着打手

枪来渡过。

想到这里我毅然决然下了决定：既然上天赋与我这美好的能力，从今以后，只要我想要什么就做什么，我是与

众不同的。

妈妈身不由己地移动到我胯下，伸出手脱下了我的裤子和四角裤。手指将长发拨到耳后，然后用温热的小舌来

回地舔着我的宝贝蛋，我感觉身体好像快要被融化了。

我伸出手摸着妈妈的头，妈妈抬起头，眼睛大大的看着我，舌头不停的舔着，像只惹人怜爱的小狗。

舌头一路往上舔，妈妈用手指轻轻在蛋蛋上画圈圈，接着把脸贴在被惹怒了的棒子上磨蹭：「儿子已经长这么

大了。」在像恋人般亲吻了我的阴茎和龟头之后，鲜红的朱唇将棒子包覆隐没。

看着妈妈在我胯间摇头晃脑，感受她的舌头上上下下地刺激阴茎，我有种高高在上的成就感。你知道，操纵妈

妈就像玩玩具一样有趣，我看着胯下的妈妈，仿佛变成一个听话的傀儡，没有任何地反抗。

我让妈妈的左手伸进短裙内，隔着丝质的内裤，将两根手指在蜜穴外摩擦。

「嗯……嗯……」妈妈发出了舒服的声音，手指的动作越来越用力，淫液渐渐浸湿了底裤。

由于太久再没有过这样刺激的感觉，我不争气的缴械投降，身体一个向后仰直接射在妈妈的喉咙底处。积了好

几天的液体，那味道一定很难闻，我想，但妈妈像品尝山珍海味一般，大口大口的囫囵吞下我浓浓的精液。

在确定了没有剩余的留在肉棒里，妈妈一脸幸福满足的爬到我胸膛，脱下我的衣服，温柔地舔舐着我的乳头。

我让妈妈暂停手边的工作，将还挂在身上的衬衫和胸罩脱掉，妈妈的手在腰间寻找着拉链，「唰……」的一声！

深色短裙也应声落地。

短裙底下穿着一件紫色的丝质蕾丝花边内裤，底部沾满了淫水显的颜色湿亮而气味浓烈。

每天都很忙的妈妈，时常把工作带回家做，看样子今天的妈妈还没洗澡，私处的气味浓得令我难以忍受。「妈，

你下面好臭喔！」我调侃着妈妈，虽然我知道她是为了家停辛苦忙碌来不及洗澡。

「这样我都不想用手摸了。」于是我抽出在妈妈身下的脚，用脚的大姆指轻轻搓揉着妈妈私密的下体。妈妈双

手紧紧抱着我，嘴里发出微弱的呻吟，滑嫩两团肉球紧贴着我的胸前。

「你平常都那么辛苦工作，今天我来帮你洗澡吧！」要是平常的妈妈听到这句话，不赏我两个耳光才怪，但在

我的能力操纵下，不论谁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臣服。

妈裸着上半身走在我前面，我们一起进了浴室。调好莲蓬头的水温之后，妈妈脱下了内裤，一甩手丢到洗衣篮

里，我一手拿着莲蓬头，先将妈妈的身体给冲湿，另一手捧着沐浴乳开始涂抹在妈妈的身上。

从颈部到手臂，再从腋下滑到了胸前，仔细搓揉一番之后，妈妈就像一尊洁白无瑕的雕像，痴迷地站立在我的

面前。

我并没有在乳房停留很久，便继续往下进攻。白晰的双脚被我涂满泡沫，我将手指从腰部顺着平坦的下腹滑到

浓密的草丛处，再往下探到湿润透亮的阴唇，顽皮地挑逗着，妈妈的发出娇嗔的声音。

拨开肥肥白白的屁股肉，我对着暗色的小菊花进攻，一番搓洗之后，我突然恶作剧地将中指插入。「啊啊！！」

高声尖叫了出来，看来只有部份的灵魂的情况下，妈妈的身体还是会有自己的反应，我赶紧让她安静下来。

这时姊姊从房里急忙跑出来：「妈，你怎样了？跌倒了吗？」姊姊的语气很着急。

「没有啦，干净衣服不小心掉到地上了。」这当然也是在我的控制下说出来的。

「喔，没事就好，我还以为你滑倒了，人家说年纪大了经不起摔。」

姊姊回到房间后，我拧扭妈妈的脸：「吓死我了，你别乱叫啊！」软软的脸庞被我朝两边拉长，样子看起来很

好笑。

我打了一下妈妈的屁股之后，对妈妈说：「换你帮我洗了。」

无视我刚刚对她不礼貌的举动，妈妈将她丰满的乳房贴到我身上用自己身体上的泡沫帮我涂抹身体，双手环抱

着我的身体，红润的双唇凑向儿子的嘴边，接了一个深深的热吻。

妈妈的胴体在我面前上上下下的涂抹，一面持续着充满乱伦意味的吻，我感到我的胯下又在蠢蠢欲动了，原本

疲软的小鸡鸡慢慢充血回复成原来青筋暴露的凶猛老鹰，顶着妈妈潮湿的蜜穴，是时候了。

我让妈妈背贴着墙壁，我肉棒朝上、双脚微蹲，对准泛滥的阴道口往上用力一顶！「啊啊！！嗯……啊啊……」

在能力的禁锢下，妈妈的朱唇只能发出微弱的呻吟，眼皮快速地颤动。

就在这一刻超越了伦理的界线，妈妈火热的淫穴包围着我的肉棒，这是我出来的地方，现在我又回去了。两片

娇嫩的阴唇充血着，妈妈的阴道没有少女那样紧实，却多了种成熟女性独有的风韵与热力。

既使本身并不知情，但我知道在妈妈的心里也对乱伦的举动充满冲击，不停流出的淫水跟我的想法产生呼应。

我开始猛烈进出这个充满性饥渴的肉洞，一边用控制着妈妈的身体做出上下摆动的动作以配合我的抽插。

「啊啊……嗯……嗯……嗯……」妈妈完全无法抵抗，只能如同小猫哭喊的声音，「嗯嗯……嗯嗯嗯……嗯嗯

……啊！！！！！……」很快地妈妈达到了她这辈子第一次和儿子做爱的高潮。

我仍然不停止抽插，让妈妈的高潮持续着，没有多久，滚烫的精液便全部射入妈妈的子宫里，我感觉第二次出

来的量比第一次少。

妈妈像个小女人躺在我怀里，我们在浴室地板上坐着休息，看着精液从妈妈的淫穴缓缓流出，我一边休息着，

一边担心要是不小心妈妈怀孕了怎么办？扫瞄着妈妈的记忆，妈妈在生了我之后就已经动了手术作结扎了，我才放

心下来。

由于没有带衣服，我跟妈妈只好忍耐冷空气，光着身走出浴室。才刚踏出浴室，发现姊姊一脸惊讶站在门外，

看着赤裸裸的我跟跟妈妈显的不知所措。

「你洗完了，我要上厕所。你……你们在做什么？」姊姊瞠目结舌的说不出话来。

第三章

＊＊＊＊＊＊＊＊＊＊＊＊＊＊＊＊＊＊＊＊＊＊＊＊＊＊＊＊＊＊＊＊＊＊＊

前言：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美国学者曾经做一个实验，以十几个奉公守法纳税的平凡百姓作为对象，

来作为电椅处死监狱死刑犯的执行者。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扳下那个开关。

多数的执行者在事后表示，当他们要切下开关的时候，心里面有种残酷的快感，他们说：「那时候我了解到，

当我切下这个开关的时候，刑犯的生命就结束了。他的生命操纵在我手上，这让我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同时也让

我体验到，生命，原来是那么脆弱。」而更大多数的人在这之后，也表示对生命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

「你……你们在做什么？」姊姊一脸惊讶的看着我们，大声叫道。

当机立断地我脱离身体全数的灵魂附身到姊姊身上去，丝毫不让姊姊有任何思考的时间。而我的身体也像断了

线的木偶般，四肢瘫软的跌在地上。「砰！」

噢，这样跌倒应该很痛吧！

「呼，好险。差点就事情严重了。」我用姊姊的嘴巴说出这些话。

「只好先把我的身体搬到房间里去，再想办法应付姊姊看到的画面吧！」

女生的力量很小，根本抬不起一个男生的重量，我跟妈妈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才把我的身体扛到床上去。两个人

七手八脚地帮我的肉身把衣服裤子穿好，然后再操纵着妈妈穿上了她的衣服，接下来让我们回归到刚才的现场。

我让妈妈站在浴室门口像刚洗完澡出来一样，姊姊也站在门边的位置。

好，ＡＣＴＩＯＮ！脱离了姊姊的身体，姊姊脸上的表情马上浮现原本惊讶的模样，看起来好生动啊！

「你们怎么可以……咦？妈？」姊姊的表情又从惊讶变成了疑惑，可以去参加变脸大赛了。

「怎么了？」

「没……没什么啦，我好像眼花了。」姊姊伸手揉揉眼睛。

「我看你是太累了，改天妈炖鸡汤给你补一补。」我让妈妈用一副充满慈爱的母亲心情的口气讲出这些话，但

其实我已经快笑出来了。

「好啊，谢谢妈咪！啊，差点忘了我要去厕所。」姊姊一溜烟的跑进厕所。

妈妈回到房间之后，我召回妈妈身上的部份灵魂，跟之前一样，妈妈的片断记忆也开始自行修补，夜晚过去了。

隔天是礼拜日，早晨我们一家人聚在餐桌前吃早餐，我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着浮在空中的小部份的灵魂，对于

分裂灵魂这种事已经感到很习惯了。

姊姊跟妈妈自然看不到在空中飘来飘去的小块灵魂，吃着自己的早餐。玩了一阵子我开始觉得无聊，想看看报

纸。

「姊，我要看报纸啦！」

「要看自己拿啊！」姊姊漫不经心的回答我。

「我要看你在看的影剧版，你看那么慢，先让我看啦！」我任性的说着。

「等我先看完再给你看好不好？」

「当然不好啊，哪有姊姊不礼让弟弟的道理？古时候煮煲汤都要先遣小姑尝了，报纸当然也要先遣小弟看喽！」

姊姊不理我，我伸出手去抢报纸。看似专心看报纸的姊姊反应还挺快的，让我扑了个空，不但没抢到报纸，反

而害我打翻自己桌上的牛奶，打翻的牛奶让我裤子湿了一大片。

「吵什么啦！你看你，吃个早餐也要弄成这样！」妈妈有点火光了，不耐烦的说。我只好悻悻然的去拿抹布来

擦桌子跟地板。

「哈哈！你爱抢喔，活该！」没想到姊姊竟然还对我冷嘲热讽。

我也有点气了，士可忍，孰不可忍，你小弟我可是士别三日，今天就让我好好教你做人处事的态度。我把小块

的灵魂送到了姊姊的身体里，这小块灵魂比昨天在妈妈身体里的还要更小许多。

灵魂慢慢跟姊姊的身体产生了连结，但是因为量实在太少，可以操纵的部位也相对变小，所以姊姊的神智还保

持清醒着，不过这样就够了。

我开始观察着姊姊的动作，灵魂只要在里面伺机不动，姊姊还是可以照自己的意思自由活动着。机会来了，姊

姊拿起牛奶杯才刚送到唇边，想喝牛奶，手腕像是突然有自己的意志转动了起来，牛奶倾泻而下，倒得姊姊满身都

是。

「啊！！！」由于牛奶的冰凉，姊姊的身体本能地缩了起来，衣服因为被湿透而紧紧贴在胸前，丰满的双峰隔

着内衣一览无遗，若隐若现的肉色更加引人遐想。

「一个才刚打翻，怎么你又打翻牛奶了，你是在做什么啊？」妈妈生气的骂道。

「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手突然就自己动了。」姊姊一脸无辜。

你当然不是故意的，是我故意的。不过这句话我放在心里没讲出来。

「你看你还敢说我，这叫做现世报。」我在一旁得意洋洋的笑着。

「我才懒得理你，哼！」姊姊到厨房拿我刚用过的抹布再把桌子跟地板擦过一次。

我跳着胜利的舞蹈，走到客厅看电视，转来转去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就看昨天综艺节目的重播吧！蔡康勇

主持节目有够好笑，节目才开始没多久，我就已经笑到在椅子上打滚了。

妈妈已经收拾完餐桌到客厅来，姊姊回房间去换衣服，妈妈说：「电视先借我看，我前几天租的连续剧还没看

完，明天就要还了。」

尽管心中有千百个不愿意，在妈妈的胁迫下还是乖乖的把遥控器交出来。可是心念一转，我既然有能力，干嘛

还要乖乖听话？不安份的因子在我心里蠢蠢欲动，我要蜕变，我不应该是家里唯一个要听话的。

我分裂出一小块灵魂附在妈妈的身上，就像姊姊一样，妈妈保持着清醒。但从现在起，只要我所想要的，包括

她的身体，她都会身不由己的奉献出来。

我一语不发的坐在沙发上：「马上给我转回我刚看的节目。」妈妈开始动了起来，但表情显得很奇怪，眼睁睁

的看着自己的手不由自主地拿起遥控器，转到了综艺节目的电视台，再把遥控器放回桌上。

「不准碰遥控器，安静的坐在座位上。」在妈妈打算再次伸手拿遥控器的时候，我的灵魂发出了这道指令。妈

妈忠实的执行着我的每一次命令，不论她如何用力伸手就是触碰不到遥控器，这让她吓坏了，顿时脸色变得苍白。

妈妈立刻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当她想要站起身来，却发现屁股却牢牢黏

在沙发上。

「我……我……」妈妈仍然努力地尝试着要站起来。

「妈，你也想陪我看综艺节目是吗？」我残忍的问着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

「对啊，妈也想看综艺节目，那个连续剧下次再借好了。」

嘴巴里说出的话竟不是心里所想的，妈妈显然受到更大的刺激，惊恐的眼神跟温柔的口气完全不搭调。但我却

无视妈妈的反应，就这样让妈妈惶恐的坐在沙发上。

突然我说：「我想吃苹果，去削苹果给我吃，要切片好的。」这语气好像是一个主人在吩咐一个佣人，一点礼

貌都没有，但我清楚知道，我将会吃到又香又甜而且切好的苹果。

在妈妈削苹果的时候，我计划着待会的节目，我对着楼上的姊姊发送一连串命令，当然不是用嘴巴叫了。

姊姊不由自主地走到妈妈的房间，换上妈妈的一套性感的黑色蕾丝胸罩跟内裤，再穿上了黑色的吊带裤跟长筒

丝袜，最后再从衣橱底下找出妈妈年轻时候穿的纯白露背连身礼服。

当姊姊从楼梯下来时，我看到惊为天人，高贵的气质衬托着美丽的脸庞，纯白的连身礼服很合身地包覆着姊姊

曼妙美好的身材，也托出完美的胸部和臀部曲线，但慌张的眼神似乎想表达些什么讯息。

我让姊姊坐到旁边的椅子上，这时妈妈端来了一盘苹果，我伸手拿了一片津津有味的嚼着，让妈妈跟姊姊在一

旁干瞪眼。

「这苹果好甜喔！又香又甜的，你们也一起吃啊！」伸手再拿了第二片吃。

尽管我怎么招呼妈妈跟姊姊吃水果，但是她们一动也不动，或者说一动也不能动。

这时候我操纵妈妈的嘴巴说话了：「我不能没有付出劳力就吃美味的苹果，请您吩咐我做点事情吧！」妈妈的

眼眶急得快流泪了。

「这样啊，妈说的也有道理，那……妈，可以麻烦你帮我口交吗？」我厚颜无耻的提出要求。

「让我来为您服务，我不是……怎么会这样……我想品尝您美味的肉棒。」

一字一句清楚的从嘴里吐出，看样子似乎还没完全控制住妈妈身体的一举一动。

妈妈由于情绪太过激动，稍微产生了反抗，大大的瞳铃除了闪着泪光，还有燃烧的怒火，对于我说出来的话，

妈妈心里感到十分愤怒。姊姊看着我跟妈妈的一举一动，束手无策地只能枯坐在沙发上，眼睁睁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发生。

我让妈妈脱下了我的裤子，肉棒由于整支都充血肿胀弹了出来，我用肉棒拍打着妈妈的脸：「好好含吧，让我

舒服的话，我会给你苹果当奖赏的。」

妈妈的小嘴含住我的龟头，香舌在嘴腔里不停滑动着，舔着龟头裂缝处，我感觉到一阵温暖。妈妈一手抚摸我

的阴囊，一手握着肉棒不停上下的抽动。

「姊姊你也想要吃块苹果吗？」我转头对姊姊说话，姊姊轻轻的点头。「可是没有付出劳力是不能吃到美味的

苹果的喔，你看像妈妈做的多认真啊！」我始终无视于妈妈抬头忿忿的眼神。

「或许，姊姊你可以表演一些节目？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看你表演什么吗？我想看你跳脱衣舞。」

姊姊的脸上立刻露出恐惧的表情，两条浑圆的美腿突然不受控制的走到音响播放充满诱惑旋律的音乐，然后摆

出了性感的姿势在我面前。

姊姊开始随着音乐扭动她曼妙的女体，两只手有时托在雪白的乳房前，有时滑到私处游走，像两条小蛇般，不

安份的在身上的各个角落抚摸着，穿着礼服性感地舞动着。

之后姊姊靠近我，转过身来扭动着诱人的臀部，我伸出手摸了一把充满弹性的屁股，「啊……」姊姊脸红地轻

叫了一声。

往后退一步，姊姊从侧面将礼服的拉链缓缓拉开让它滑落到地上，礼服里面穿的是充满致命吸引力的性感黑色

套装，黑色的蕾丝长筒袜包出了姊姊修长美腿的曲线，我感到充血的阴茎快爆裂开来。

姊姊隔着胸罩抚摸自己柔软的胸部，再伸进了自己的内裤，好像迫不及待想把它脱下。

我把妈妈推开一旁，抱起性感的姊姊，姊姊跨坐在我的大腿上，我粗暴的肉棒不时地顶撞着私密的三角地带。

姊姊双手捧着胸部，用那两颗丰满的乳房贴着我的脸摩擦。

从大腿感受到丝袜的触感，更是让我加倍的兴奋。我解开了胸罩，浑圆的两团肉球跳了出来，姊姊急促地呼吸，

眼眶湿润看着我。

我操纵着姊姊的手撕裂了黑色丝内裤，发现蜜穴湿透，早就已经做好性爱的准备。

「你怎么那么湿啊？」姊姊眼眶流下清泪，不停的摇着头，看来是跳舞的时候让她自己也感到兴奋吧！

「阿正……不……不可以……这……样……不对……」一旁的妈妈似乎又再抵抗着。

「妈你没事做吗？那来舔我的脚趾头吧！」没有一个母亲会饶恕自己的小孩这样对待他的，除了我的妈妈。她

爬到我的脚下，尽管心中万般的抗拒，妈妈仍然温驯地弯下腰用舌头一根一根仔细的清理着我的脚趾头。

我将棒子慢慢捅入姊姊的深红的肉缝，肉棒感觉被紧紧包含，前进不久就顶到了东西，是姊姊的处女膜。姊姊

喉咙发出惊恐的声音：「啊！！不……行！！拿……出……出来！！！」头摇得像波浪鼓，眼泪也一滴一滴的落下。

「你的处女，还有你的身体，将永远永远属于我的了。」我得意地笑着然后用力突刺，处女膜破裂的剧痛让姊

姊发出哀嚎的声音：「啊……啊啊啊！！！」

「很痛吗？忍耐一下，等下你就会觉得舒服了。」我摸着姊姊的脸蛋安慰着她，不过没有效果，被操纵的双手

紧紧环抱着我，从姊姊的表情看得出她很不情愿，一直哭个不停。

我把妈妈踢到一旁，开始抽插姊姊甜蜜的肉缝。少女又热又紧的小穴，吞噬着我的棒子，吐出来之后又再整根

没入。

这比跟妈妈做爱的感觉还要爽还要舒服千百倍，散发着青春气息胴体，火辣的身材让我饱览无遗，美腿穿着性

感的黑色丝袜，摩擦我的腰部跟大腿。

我伸出手去挑拨姊姊的小豆豆，姊姊咬着嘴唇忍住不发出声音，身体不听指挥背叛自己，随着节奏上下地摇摆

晃动，双手也不停着搓揉着饱满的乳房。

『大声呻吟出来吧！‘我脑中发出命令。

「嗯啊！！……啊！！……啊啊！！……」我无情地让姐姐这个初经人事的少女表现得像个荡妇一样。

「嗯……啊啊！！！哈……哈……哈……」

我转头看到一旁的妈妈，神情激动地朝我跟姊姊的方向爬过来，爬行得很缓慢，像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能移

动。

「你也想要吗？先等等吧，你可以手淫啊！」我继续抽插着姊姊的肉体，提醒妈妈应该做的事。妈妈只得照办，

敞开了衣服和裤子，伸手爱抚着自己的乳房跟淫穴。

另一方面，姊姊很努力地压抑自己，想着其他的事情，让身体尽量不产生快感，我可不答应这样的事情，再次

分裂出一部份灵魂从姊姊的下体进入。

接着我入侵着她的思想，将她压抑的想法给去除掉，并且控制她只能思考有关性方面的事情。

姊姊的表情变了，原本桃红色的脸蛋增添了一股淫荡的气息，喉咙自发性的甜美呻吟，听来动人悦耳；原本有

节奏的上下，转变成更激烈的进出。

身体猛的向后仰，在尖细的叫声中，姊姊高潮了，剧烈颤抖的肉体，蜜穴泄出气味浓烈的爱液，沿着我的腿上

流到地上，她竟然潮吹了！！

我对于这样的结果很得意，我将沾满大量处女血和淫水的肉棒给抽出，压着姊姊的头含住我的棒子。大量精液

深深射在姊姊的喉咙底部，姊姊一边咳嗽一边吞咽弟弟营养的液体，还来不及吞下的精液从嘴角流出来。

「你看你怎么这么浪费呢？妈妈，你过来帮姊姊清理吧。对了，用爬的。」

妈妈四肢着地的爬过来，张嘴吃着姊姊嘴角的精液，直到确定完全干净了。

「地上那么湿，顺便也清一清吧！」

气得脸色惨白，妈妈像只小狗一样伸出舌头，跪在地上舔姊姊的淫水，身体不堪羞辱地颤抖着。直到地板也舔

干净了，妈妈才跪坐在我的脚边，姊姊也渐渐从高潮的余韵回复，眼神空洞的看着地板。

「两个都表现得很好，这是给你们的奖励。」我摸摸妈妈跟姊姊的头，然后丢出两块苹果。

母女两个的动作像看到宝物一样，趴在地上抢食沾着沙的苹果……前言：

故事里的妈妈似乎并没有做错什么，却一直遭受儿子的羞辱，我在编写这样的剧情的时候，其实有点犹豫，是

不是对妈妈太过残忍而不公平？

不过转念想想，这世界好像也没什么真正公平的事。未必一定要做错事才会受到惩罚，真的做错事了也不一定

会被惩罚，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不是吗？

＊＊＊＊＊＊＊＊＊＊＊＊＊＊＊＊＊＊＊＊＊＊＊＊＊＊＊＊＊＊＊＊＊＊＊

我像个皇帝，富饶趣味地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母女两人。

「以后……你们就是我专属的玩具了，知道吗？」

「阿德，你这不孝子，你对我们施了什么法术？快放了我们！」妈妈忿忿的叫骂。我让她们可以自由讲话，只

限制了行动。

「杨正德，你王八蛋！丧心病狂，你这个变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呜呜呜……」姊姊情绪很激动，声音听

起来有些沙哑。

得到了力量，性格似乎也开始转变。对於妈妈跟姊姊的控诉，我心里冷冷淡淡，一点感觉也没有。

「你不孝子，撩尾子，畜生……」

「啪！」热辣辣的一个巴掌，直接打在妈妈的脸上。不过动手的不是我，是姊姊。让她动手的，想也知道是谁。

「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姊姊内疚的哭喊着。

「没关系，妈都知道，杨正德，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你堕掉……」

「啪！啪！」又是两巴掌，力道毫不留情，打得妈妈晕头转向，火红的印子浮现在脸上。

「杨正德……！！！！有种就杀了我，与其被你控制，我不如死了算了。如果可以动的话，我现在就去厨房拿

刀子自杀给你看。」这句话是姊姊说的，但失去手脚的她，也只能这样叫嚣。

「啪！啪！啪！啪！……」又是好几巴掌招呼在妈妈的脸上，很明显的开始瘀青浮肿了起来。

「妈……妈！！……」看着自己造成妈妈的伤痕，最后一声几乎是悲怆的哭声。

「你还搞不清楚状况吗？我说明白点好了，从现在开始，我才是老大。如果你讲一句让我不满意的话，妈妈就

会挨打；如果你不听我的话，妈妈也会挨打，当然是由你来动手，要怎么做你自己好好考虑。」

姊姊呆住了，连自杀的权力都没有，还有什么反抗的余地呢？

「惠欣你不要担心妈妈，像这种没天良的人，会遭到报应的。」

姊姊的手再一次高高抬起，重重的落下：「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

「我有说过你可以讲话吗？妈妈？」巴掌如雨水落下般不断的往脸上招呼，终於妈妈承受不住冲击，昏了过去。

「呜呜呜呜……啊啊……」对於自己的无能为力，姊姊放声大哭。

「知道自己的处境了吧？要乖乖听话才免得受苦。现在，在我面前自慰给我看。」解除了姊姊身上的禁制，我

打算让她自己动手。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姊姊趴在地上，哭声仍然没有停止。

「嗯，你好像还是不瞭解我所说的，只好再让妈妈多受一点惩罚了。」

我控制妈妈坐起身，让她自己赏自己巴掌。虽然早已被打昏过去，可是被操纵的手力道却是大得很，脸颊被拍

打的声音，大得传到门外，我怀疑这样打下去对智力有没有影响。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呜呜……我自慰就是了……呜呜……」我让妈妈停下来，看着受到胁迫的姊姊，羞

耻地张开大腿，一面流着泪，一面在我面前玩弄自己的小穴。

她的动作很粗鲁，一点也不像要让自己舒服，反而像是跟自己赌气过不去一样，胡乱使力揉着自己的下体。

「看啊，你不是很爱看我自慰吗？怎样，有没有觉得兴奋啊？」

「杨惠欣！！警告你，你再不乖乖听话，我会让你跟妈妈两个人嚐到比死还痛苦的滋味。」对於姊姊的倔强，

咆哮着充满威胁的话，我这次真的动怒了。

「……」姊姊被我的气势震慑住了，开始很听话地乖乖的自慰着，温柔的双手就像是为了要把自己带向高潮。

左手掌包含着一只漂亮的右乳，指尖捏揉着自己的蓓蕾；右手按住自己的私密处，没有什么大动作，只是施加

压力按着。

「嗯……嗯……嗯……」脸上还挂着泪痕的姊姊，柔唇里发出美妙的哼声，脸色渐渐红润起来。

我走近姊姊，伸出手按在她的头上，另一只手则按在妈妈的头上，释放出灵魂，寻找掌控感官刺激神经，并做

出一个无形的锁炼。

之后我坐回沙发上，现在姊姊的感觉神经跟妈妈连结在一起，也就是说妈妈可以感觉到姊姊身体的感觉，而姊

姊对妈妈也是相同的。

仍在昏迷中的妈妈，分享着姊姊的感觉，就像有只看不到的手，正在抚摸着自己的乳房跟下体，肉缝由於自然

反应，渐渐湿润了起来。

我抱起妈妈，像吻着情人一样地亲吻着乳房。很明显的姊姊的身体也有了反应，本能地把一对美胸向前挺，似

乎很享受着这种感觉。

「铃铃铃……」这时电话突然响起来，刺耳的铃声也把妈妈叫醒了。我命令姊姊去接电话。

「喂，你好，这里是派出所，刚接到有人报案，说你们这边有吵架的声音，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没事没事，没有人在吵架，大概是有人恶作剧吧？呵呵，警察先生，不好意思，麻烦你了。」以为得救了的

姊姊，听见自己嘴巴又讲出这些违心的话，充满希望的心情再次往下沉，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如果小姐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打１１０，我们会马上赶到……」

「喀擦！」不等再见讲完我就挂掉电话。真是多事的邻居，我心里嘀咕着哪天也来帮邻居上堂课。

「姊姊，你可以继续了，妈妈在等着呢！」

姊姊默默低下头自慰，一旁的妈妈有反应了，「啊啊……嗯啊……哈啊……我的身体怎么会这样？」由於神经

连结的关系，相隔着距离的妈妈也感觉到姊姊的抚弄。

我走到厨房拿了一盒冰块、半碗沙拉油，跟一根香蕉，回到客厅再把妈妈抱在怀里，拿起冰块按在赤裸的乳头

上，同时夺走了妈妈的行动跟语言，让她只能眼睛大大的看着我。冰冷的感觉传到了姊姊的身上，娇柔的乳蕾马上

变硬凸起。

我把冰块交互地敷在两边乳蕾上，直到两边的乳头都变成发紫的小硬块。

顺着妈妈平坦的小腹往下，滑到了大腿根部，姊姊弓了起来，妈妈则是无法动弹。接着我用食指跟中指撑开淫

穴，把冰块塞了进去。

这个动作让妈妈剧烈地颤抖，而坐在地上的姊姊，也感觉得自己的下体被塞进寒冷的冰块，伸手想把冰块挖出

来，却什么挖不到，难受地喊叫着：「好难过……啊啊……拜託你快拿出来！！……」

我充耳不闻，拿起香蕉浸泡到油碗里，对准妈妈的蜜缝捅进去。「啊啊……啊！！！」突然被插入，姊姊弯腰

趴倒在地上，冰块则是被香蕉推得更深入了。

半成熟还有点硬的香蕉，在妈妈的蜜缝里面进进出出，尽管姊姊伸手遮住下体，感觉却源源不绝地侵袭。

我把香蕉交给妈妈，让她自己动手，自己则走过去，从背后一把推倒姊姊，拉开裤子的拉炼，肉棒对准姊姊发

红的淫穴口直接进入。

由於经过刚才的自慰，湿润的阴道让我的肉棒很顺利地伸到最底处，阴茎传来肉穴里面的灼热、湿润跟皱褶感，

刺激着我的感官。

母女俩的阴道里，同时感受香蕉跟肉棒的双重刺激，口中齐声发出浪声淫叫：「啊啊啊……啊啊……嗯啊……

伊啊啊！！」

我掌握着姊姊的双乳，股间传来「趴搭趴搭」的拍打声，终於在一声低沉的嘶吼中，我把热滚滚的精液都射进

了姊姊的子宫里。

而在一旁的妈妈，由於受不了刺激而达到高潮，连带被妈妈影响的姊姊也跟着一起高潮了，气喘吁吁的伏在地

上。

疲软的肉棒还留在姊姊的身体里，我把她翻转过来，恶虎般吻着她的唇，虽然我没有控制她的行动，但姊姊的

脸就像个逼真的娃娃一样，没有反应。

突然她的头猛的撞向我的额头，「噗」的一声，我感到眼冒金星。「杨惠欣你完了，你死定了，这次不管你再

怎么求饶，我都不会放过你的。」震怒之下，我从脑袋发出一连串的指令。

姊姊用力推开身上的我，一拳又朝我的头上招呼过来。

「我的控制能力……失效了？好痛！是血，我流血了。」我惊恐地看着沾满血的双手。

「带我去医院，拜託，带我去医院，我流血了！好痛啊！」我高声哀求着。

姊姊看着地上的我，拿起桌上的水杯，惨忍地往我头上砸。水杯碎成碎片，割伤了我的脸皮跟耳朵，姊姊顺手

抄起最大片的碎片，一股脑的往我脸上猛刺狂戳……

「好痛啊，啊啊啊……快住手！！你在干什么？你想杀了我吗？我是你弟弟啊！！」

头晕目眩的我完全没有反抗能力，渐渐的眼前变得一片黑暗……

「哔……哔……哔……」

规律的心律器哔哔声，鼻子里传来刺激的消毒水味道，我费尽好大的力气，才把沉重的眼皮给睁开。我想我是

在医院里，眼角的余光瞄到病床旁，妈妈正在跟医生谈着话。

口乾舌燥的感觉，让人很想喝点水，我尝试着撑起身体，赫然发现，我的手竟然没有知觉！！我感到很害怕，

好想大呼救命，可是却连嘴唇也只能微弱地张开，从喉咙发出微弱的哼声。

「嗯……嗯……」

病床旁的医生发现我的异状：「病人醒了。」妈妈心急的靠到我的身边，红红的眼眶似乎才哭过不久。接着他

对我做一些检查，观察我的反应，可是我却无法做出任何回应。看到这样的情况，妈妈伤心地夺门而出，医生也跟

了出去。

我听到在门外的医生跟妈妈讲话：「病人变成这样，现在心情一定很难受，你作妈妈的要坚强起来。知道吗？

要坚强，不要灰心，以前也有许多植物人苏醒的病例，你儿子的情况还不算太差的……」

脑袋里轰的一声，接下来的话再也我听不清楚了，植物人？是在说我吗？我变成植物人了？怎么可能？不可能

啊！我怎么会变成植物人了？

我的心像是突然被抽空了，脑袋里乱糟糟的。口水顺着嘴唇流出来，我却连卫生纸都没办法拿。

过了大概两三分钟，妈妈跟医生从门外走了进来，妈妈发现我的脸颊上有口水，赶紧拿出手帕替我擦拭。后来

医生开了一些药，吩咐护士帮我注射之后，便匆匆离去了。

护士离去之后，妈妈强忍着情绪，开口跟我说：「阿德，不要担心，妈妈会照顾你一辈子的。」妈妈伸出手摸

着我的头，好温暖，对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点安慰的作用。

「你昏迷两个礼拜了，医生说你……全身瘫痪，可是妈妈……妈妈相信你会好起来的。呜呜……」

听到妈妈的话，并没让我空掉的心感到好过一点。「惠欣等下会从家里来看你，帮你带一些换洗的衣服过来，

你好好休息吧。」

听到姊姊的名字，我一股恨意油然而生，都是那个贱婊子害的！竟然害我全身瘫痪了。没关系，往后的日子，

我就寄宿在你的身体里吧！我狠毒的眼光计划好一切。

半个小时之后，姊姊带了换洗的衣物过来。出乎意料的，对於之前对做出许多事情的我，姊姊并没有露出厌恶

的表情，反而显得忧心而悲伤。不过这并没有让我的想法产生动摇，现在我就要霸佔你的身体，好好过生活了。

集中着精神，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还是躺在床上。怎么会这样？我连能力都失去了吗？我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姊姊。

注意到我的目光，她轻声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想看电视吗？」

姊姊打开电视新闻，萤幕上永远年轻美丽的主播报导着新闻，画面拍摄出我在昏迷时候的样子。

「上个礼拜，街头爆发帮派开枪寻仇，结果误击无辜路人，导致一名杨姓路人被子弹击中头部变成植物人。警

方昨日已逮捕涉嫌开枪的两名嫌犯，还有一名主嫌在逃，并在屋内起出犯案用的凶枪跟大量的毒品……」

我盯着电视萤幕，眼泪溃堤似的流了下来。

【完】